



千古雄风说『石门』

□ 闫克峻

遵化石门镇,有史料记载是东汉时期形成的重要城镇。

公元25年,汉光武帝打败王莽,重建大汉王朝称之东汉。东汉灵帝中平四年时,朝中又发生一件大事。张纯举兵反叛,汉灵帝命南阳太守朱儁率军平定叛乱,在今遵化石门口发生激战,张纯大败,叛军逃散,随即汉灵帝命郑嵩在此驻守。郑嵩率兵开山凿石,开挖城基,用山石筑起石城,从此石门口变为石门城。石门城为平面梯形,因山取势,北大南小,北面无门,东西为官道,城门宽大,东门悬“辽海通衢”,西门悬“蓟门重镇”,南门虽小,却为正门,上悬“石门堡”三字。为激励将士戍边,又在石城西门外约一百米处建一栅楼,上书“带砺河山”。至东汉后期,石门又成北方的重要驿站,出现了“石门驿”的地名,这也是唐山地域第一个驿站,公孙瓒曾在此率兵破城,并有驻兵土城、驿舍,但因道路险峻,称之“王阳畏驿”。

至宋宣泰五年,再次燃起硝烟,辽国大将肖干攻破石门镇,寇掠乡民,郭药师闻讯率部队赶来增援,激战石门镇,辽兵大败,辽国大将肖干战死。

明朝时,石门镇依然是军事要塞,常年驻军,明武宗东征兀良哈和出猎喜峰口时,曾两次驻跸石门。大明隆庆六年,驻守北边的名将戚继光曾在石门东面的汤泉举行大阅兵,在民间留下许多故事。据传说,一次他以石门作为扼守阵地,夜宿石门。连日的戎马劳累,使他进入梦乡,梦中传来骏马嘶鸣,只见一匹白马从西北天台山奔驰而来,闯入石门城东门外的石门洞内。戚继光最爱战马,他立即追入洞中,却不见白马踪影,正在寻觅之际,身后一中年大汉对他说:“末将刘八奉玉帝之敕旨镇守此洞,大帅追寻之驥乃是玉马,念你戎马征战,特赐此宝马,祝你马到成功。”戚继光惊喜异常,手牵玉马走出洞门,忽听得一声巨响使他梦中惊醒。清晨,他向村人谈及此梦,村人告知确有此洞和老将刘八的传说。戚继光惊奇之余,细思梦中玉帝派人送马,实应感激朝廷对他的关心,于是为石门洞题字“圣寿无疆”。并让石工用汉白玉雕成两匹长六尺高五尺的战马立于洞中,其后又作诗一首《宿石门驿闻马嘶》:“伏枥长嘶动石门,时艰满目几销魂,非关冀北空群久,羁勒军来苦浙繁。”光阴似箭,转瞬之间,戚继光在此镇边十六年,打败长昂,修建千里砖城,北边平静,百姓安享太平,戚继光功勋卓著。当他接旨调去广东时,在临行前再次来到曾多次阅兵的石门镇,登上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吟诗一首:“万壑千山到此宽,边城极目望长安,平生自许捐躯易,逸制从来报国难,尚有二毛惊岁变,偶闻百舌送春寒,庙堂只恐开边雾,疏草空教午夜看。”

在石门镇这里最让人热血沸腾、让人肃穆敬仰的是,二十九军抗日烈士陵园就在这片青山绿水之中,迴响起浩气长存的华彩乐章。1933年初,日军进占热河省,即今河北、辽宁、内蒙各一部分。二十九军15000多名将士,从山西阳泉一带开赴遵化马兰峪至冷口一带长城,组成了冀东长城沿线防敌指挥部,下设先锋敢死队、歼敌敢死队,由张自忠将军率领三十八师负责潘家口至城子岭一线防务,以三屯营和喜峰口为重点。1933年3月9日至5月中旬的百余天中,与日寇浴血奋战,仅山榭峪一战就击毙日军500多人,共歼敌2万余人,使日军遭到重创,我军也有重大伤亡,5000多名将士为国殉难。

石门镇的娘娘庙,曾是当年的战地医院。随着战斗日益激烈,伤员不断增加,为国殉难的将士越来越多,将逝者运回故土的办法已不能适应惨烈的战况,于是,军长宋哲元和张英、熊希令等人商议,在石门镇就地建陵园,让烈士们长眠于此。

1933年5月30日,建陵园工程正式动工,两年后竣工。陵园坐北朝南,占地58亩,大门上方横悬“二十九军抗日烈士陵园”巨匾,内建瓦房10间,供烈士家属扫墓时食宿及管理人员办公居住。园内葬将士单人墓280座,另修公墓一座,葬无名烈士遗骨36麻袋。陵园历经岁月的风雨,如今依然完好地矗立在石门镇,成为凭吊缅怀先烈、激昂爱国之情的场所。



参观唐山博物馆,千万不要错过“潘绍棠捐赠雕塑作品专题展馆”。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着128件展品,主题性、纪念性、环境及人像雕塑琳琅满目;青铜、大理石、陶瓷、不锈钢、红木、紫檀等材质应有尽有。

在这座宏大的艺术殿堂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潘老以家乡为题材的三件代表作。

一是《先驱者——1924年孙中山与李大同在广东》(第二稿、青铜)。作品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与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革命友谊。

二是《希望之光》(设计稿、不锈钢)。这件丰润标志性城雕实际高13米,呈火焰状,寓意唐山这座靠煤炭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光辉的历史和光明的未来。

三是《曹雪芹坐像》(青铜)。曹雪芹坐在一块巨石之上,“申”字形脸庞,留着短须,面部表情严肃,作忧思状,表现出这位伟大文学家的内在气质。

一时间,潘老变家藏珍品为社会财富的高风亮节,成为家乡广为传颂的佳话。

2000年5月,潘老在北京出席并参观“雕塑大师滑田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展”后来唐。在与笔者交谈中,他倾诉了一个多年的念头:“在适当时机,适当场所,把我创作的几十件雕塑、一批美术作品,以及我主编的《世界美术全集》,比较完整地留下来,展示出去,供后人观赏借鉴。家乡唐山就是这些作品最好的归宿。”

潘老这条捐赠雕塑作品的“归宿”之路,一走就是整整十个年头……

2001年6月21日,潘老致函唐山市政协领导,在《关于无偿捐献我的美术作品供家乡建馆永久陈列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所有我捐出的文化和美术作品,它的所有权,将永远归唐山市人民所有,不转让,不出售”等五点希望,并表明:“我已与家人商量,同意我的做法”。

当时,由于唐山博物馆场地所限,捐赠工作暂时搁置了起来。此后,潘老便与笔者经常书信往来、电话沟通,了解唐山文化建设情况,参加家乡的艺术活动。

2001年10月24日,潘老请时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题写了“潘绍棠美术馆”馆名。在11月10日的来信中说:“我给丰润塑造的曹雪芹雕像已基本完成。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在家乡建陈列馆的事”。

2005年2月2日,潘老设计了“7·28天地鼎”,构想是:“鼎高7.28米,周边12座生肖浮雕图案,采用秦汉时代浮雕手法,既表示对地震亡灵的祭奠,同时也护佑生者。”

2005年5月27日,潘老寄来两幅国画,供“书坛画苑唐山·全国两会会员作品展”展出。同时寄来雕塑《宋庆龄头像》《先驱者——1924年孙中山与李大同在广东》照片,供刊用。

2006年7月30日,潘老设想,“陈列馆不仅要陈列我的雕塑、绘画等,还要陈列我收藏的友人及名家绘画书法作品,以及我的著作和其他文案资料,它既能证明我的人生历程,也富有知识性。”

当得知博物馆改扩建消息后,潘老在2009年8月2来信中写道:“在家乡找到自己作品陈列之地,是我一个长久愿望,年

十年“归宿”路

□ 刘士裕

岁一年年大了,几十年作品的“归宿”之路,也成了自己的一件心事。”同时告知捐赠作品及有关资料的数据。随后,笔者将潘老的捐赠意向向唐山博物馆鲁杰馆长做了汇报,她当即答应下来,并嘱托笔者同潘老进一步联系。经过多次电话沟通,随后就有了市文广新局领导及博物馆馆长两次赴粤商谈捐赠事宜。

2010年1月,潘老起草了捐赠的初步设想,在此基础上,双方很快达成了捐赠协议。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2012年4月25日,“潘绍棠捐赠雕塑作品专题展馆”在唐山博物馆隆重开馆。同日,唐山市人民政府向潘老颁发了捐赠证书。他在“梦已成真”为题的讲话中说:“希望广大观众能在这里感受到雕塑艺术的独有美感,从中受到启迪。此刻,这些作品有了很好的归宿,我的梦想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应该说,潘老近乎传奇的一生,与雕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1929年出生于唐山古冶李家套村。1946年在北平私立华北中学就读时,曾随地下党到晋察冀边区城工部学习。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其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学校地下党小组长,被称为“中央美院(前身)首任党组书记”。1952年,潘老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并留校任教,他草拟的筹建“中国雕塑院”和创办中国雕塑专门刊物的建议曾引起不小反响。后任哈尔滨艺术学院讲师、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教授。他主编的大型丛书《世界雕塑全集》,被王朝闻先生誉为“壮举”。“做出了值得大家感激的贡献”,获黄河流域“金牛奖”一等奖。这些年,潘老的足迹从白

山黑水到南粤五羊之城,从新疆、青海到渤海之滨,环艺作品遍布祖国各地,为当地自然环境营造出高雅的艺术空间。

2014年,潘老自筹资金,在中央美院雕塑系设立“潘绍棠雕塑艺术奖学金”,10年来有211名同学获得奖励资助。目

前,96岁高龄的潘老仍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每天下午坚持画画搞创作。

十年“归宿”路,一朝梦成真。这是一位唐山游子对故土绵绵的眷恋之情,也是潘绍棠先生近80年从事雕塑艺术不懈的追求。



潘绍棠在唐山博物馆与自己的作品合影



一家之史——谱牒

□ 克东 文/图

在民间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谱牒是古代记载氏族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我国谱牒起于周代,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周礼·春官》)。“周朝建立了由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

基础的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成为土地和权位的法定继承人,与之相应的是‘尊祖敬宗’的祖先崇拜。由天子至士民,层层分封,通过血缘关系确定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从而实现巩固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目的。于是乎用来‘考支派序昭穆,明嫡庶别亲疏’的谱牒便应运而生了”(朱振华《谱牒浅说》)。

秦始皇一统天下,氏族宗法随之瓦解,但血缘宗法思想依旧传承,尤其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谱牒作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而得推行。“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通志》)。隋唐时期谱牒仍然盛行。进入宋代,以“三

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思想即程朱理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尊崇,“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民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宗法》)。于是,从宋到清,以至民国,谱牒的修撰绵延不绝,特别是“一家之史”的谱牒得到大力倡导。

“一家之史”又称“私家之谱”,包括家谱、宗谱、族谱、支谱、家乘、世谱等,还有专门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年谱”体裁。宋代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和苏洵的《苏氏族谱》,被后人称之为私谱的范本。《孔子世家谱》是我国家谱中很受注重的一种,历经岁月更替,沿修不辍,内容极其丰富。

无论皇家玉牒,还是私修家谱,都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司马迁著《史记》而“读春秋历谱牒(牒)”;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其在正史外……裨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诔、行状、别传亦不敢怠也。”谱牒为后世提供了古代宗法家长制相关的资料,提供了当时人口消长及其相关社会状况的实录,以及详细可信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宝贵资料,同时可以用其佐史疑疑,弥补史

志不足。曹妃甸李八廩一带的李氏家族为一旺族,系李自良后裔,自明朝万历年间迁居于此,建村立户,迄今已达400余年,传承有序,且辈份派宗清晰,于清光绪之年,聚全族名望之人和有识之士纂成《涇阳李氏家谱》,“世系门支,条分缕析;辈份排列,坦然有序;祖宗名讳,班班可考”(《涇阳李氏家谱》续修谱序)。

当年,李自良之七子,自李家沙坨(今属曹妃甸区八农场)南迁,始为灶户,为越支盐场所籍。“灶民的生活,是人类最苦的生活”(清张眷语),艰难度日,苦不堪言。一直到“明”字辈,则于不同年度、路线陆续有人外迁于黑吉辽蒙等地,以“闯关东”者居多。

(图片为2019年5月1日拍摄于吉林省榆树县,原件为黑龙江省克东县李昌明收藏,为纸质谱牒,高80厘米,宽70厘米,立谱时间1886年,地点在吉林省扶余县。这张谱牒虽已破烂,但仍清晰可辨,记载着“明”字辈三弟兄的名字,及上一辈“朝”字辈2人、下一辈“国”(殿)字辈6人及“学”字辈十数人的名字。)

